

东京 一年

ONE YEAR ^{IN} TOKYO

蒋 方 舟 著

[日] 伊 藤 王 树 摄

东京 一年

ONE YEAR IN TOKYO

蒋 方 舟 著

[日] 伊 藤 王 树 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京一年 / 蒋方舟著; (日) 伊藤王树摄影. -- 北
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086-7761-3

I. ①东… II. ①蒋… ②伊… III. ①日记-作品集
- 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2104 号

东京一年

著 者: 蒋方舟

摄 影: [日] 伊藤王树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: 7 插 页: 48 字 数: 11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7761-3

定 价: 6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蒋方舟

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。7岁开始写作，9岁写成散文集《打开天窗》。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，次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《审判童年》，“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、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”，获得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。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《新周刊》副主编。代表作：杂文集《正在发育》《邪童正史》《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》、小说集《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》等。蒋方舟的写作展示了对自身和“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”的关切。

伊藤王树

1978年出生于日本，纪录片导演，作品曾获艾美奖提名。执导的《15岁离开家乡的歌》（冲绳少女离开故乡的故事）等纪录片陆续在日本上映。

序

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，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，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，逃往了意大利。

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，身居要职。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，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：白天忙于政务，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，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。

他有朴素的直觉：这样下去不行，因此抛弃了一切，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——意大利。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，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，从城市到农村，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。

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《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》，写了《塔

索》《浮士德》的部分。意大利拯救了他，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。

2016年，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，东京也拯救了我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，没有目标与意义，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。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，把浓度稀释，才能填充过完一天，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，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，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。

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。我几乎不会日语，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，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，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。说实话，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。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，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、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《火花》里形容的：

“东京这个地方，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。从前在乡下时，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，虽然灯火繁华，但人总是很冷漠。上京后我才明白了，那并不是冷漠，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。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，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，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。”

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，无论是走在拥

挤的表参道或涩谷，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，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，我在与自己单独交谈。

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，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，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。

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：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
“眼前苟且”与“诗和远方”是一对虚假的对立。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“诗和远方”，生活在迷人的异域，鸡毛蒜皮消失了，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、琐碎的沟通、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。另外，网络的发达让“远方”的概念消失了，我身在异国，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，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。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，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。

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——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，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。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，我通过日记和信件，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，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。

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些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，全部摊开来，有种“全暴露了”的快感。

1786年11月4日，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。”

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，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，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。

2015.12.16

(星期三)

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，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。图案是六子争头，三颗儿童的头，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。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，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。

下午，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，是一个上海女生，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，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，很白，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。

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，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，相当于700多人民币。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。

“真是太贵的料理了。”她不停地感慨。

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，是嫁到日本的，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，一毕业就结了婚。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，她的丈夫也就来日本生活。后来，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，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。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，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，她却想要上进，读了东大的研究生，拍纪录片，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。

“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。”她说。还好，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。

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，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，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，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。

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，我又爱听又怕听：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，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，听者像占了便宜；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——至少在口头上“解决”这件事，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“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”，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。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，如果在旧时的农村，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。

她吃了很多很多肉，我都已经吃不下了，她还在一直点。

“真是很贵的料理啊。”结完账，她又说了一遍，非常不安，好

像吃很贵的牛肉是比离婚更严重的事故。

回住处的时候,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坐地铁。

因为喝了点酒,更加开心。因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变得很自信,像第一次放学不用家长接就能回家。人踩着落叶回宿舍,觉得能够这样度过一辈子。

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,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。

2015.12.17

(星期四)

今天在六本木的森美术馆看了村上隆的《五百罗汉图》。森美术馆在六本木 Hills 的 53 层，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会有些许耳鸣，里面空间不算太大，只有一层，在美术馆里应该算袖珍的。

村上隆的《五百罗汉图》一共有四幅巨大的画，包括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组图应该是对狩野一信在增上寺的《五百罗汉图》的戏作。村上隆在日本“3·11”大地震之后画的这组画，第一次展出是在多哈，因为卡塔尔是日本震后第一个提出援助的国家。

他画的罗汉鲜艳而斑斓，散落在银河系之外，或开膛破肚，或从身体里长出奇怪的器官来。也许艺术家是想让人们在荒诞的恐怖中获得奇妙的安慰？

我看过村上隆在“3·11”地震后执导的电影《水母看世

界》，讲一个小学生获得了一个叫作“水母宝宝”的神秘生物，看得让人回到了童年——智力上。电影制作非常粗滥，故事讲得也勉强。它如何安慰灾后受伤的心灵？大概就像面对一个在葬礼上哭得不能自己的人，忽然指着他身后喊道：“看！UFO！”哀伤的人或许会因为错愕而短暂地停止哭泣。

我想自己还是无法理解村上隆的“超扁平风格”，包括所谓的“次元文化”——在东京街头，眼睛占了整张脸三分之二的动漫形象让我头晕。这是人们为了逃避吗？逃避成年人的情感，以逃避成年人的责任，面对复杂的情感用一句略带神经质的“哇——”来应付。人为了逃避要面对自己，可以做出一切事来。

逛完后去了美术馆的商店，没有挑中什么。后来在歇脚的地方看到村上隆的纪录片，20年前他还是清秀而挑衅的少年，现在已经显得很胖很邋遢了。时光如此不留情，四五个重要的展览即是一个画家的全部生命，于是又冲回艺术品商店买了一件T恤和一个小画册。

毕竟无法再回头。

六本木满街都是好吃的，我却始终没有进一家店，还是在超市买了一个饭团和一杯牛奶回住处吃。

我还无法克服一个人吃饭的羞涩。

2015.12.18

(星期五)

今天在表参道的根津美术馆看了《绘物语：从王朝物语到御伽草子》的展览。查了一下，御伽草子指的是日本室町时代的大众文学，画在小册子上。

其中王朝物语的部分是绘在屏风上，印象最深的是一对男女在浮舟上，面色苍白。女人衣冠不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屏风上的男女显得鬼头鬼脑，似乎对自己做的事不大自信。

《源氏物语》中有个女性角色叫作浮舟，她是在乡下长大的私生女，被勾亲王轻薄玩弄，后来投河自尽，被救起后出家了。不知道她是否是画中的女主角。

屏风都很精美，其中几幅镶金色的更是夺目。可我真正被震慑到的是摆在大厅的北齐和唐的雕塑。

最高大的是一尊白色的北齐佛陀，手已经没了，身形流畅，衣服上的褶皱很优美，最迷人的是他的神情——一种介乎慈悲和满足之间暧昧的神情。我总忍不住朝他脸上望。

还有一尊是唐朝天龙窟第二十一窟的观音像，眼鼻唇秀美极了。我看了一会儿，简直要像谈恋爱一样脸红起来。

根津美术馆有个庭院，修得非常漂亮，一些石刻的展品直接放在庭院中展出。恰好是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，绿植茂盛汹涌，拾阶而下深不见底，觉得再往下走有个高山寺院也不奇怪。在都市最繁华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处所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逛完美术馆，我又在街上走了走。表参道商业很繁华，可我现在对买衣服有种怯懦的心态，所以也没有仔细逛。

天开始阴了，心情稍微有点不好，觉得之前饱满的精神状态如同充满气的气球，稍微戳破一个口子就会全部泄气。从咖啡馆的窗户看到里面的人暖和又开心，觉得自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。

后来找了一家老字号的炸猪排饭，点了个套餐，一个人吃了三碗米饭，还喝了杯酒。

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个人吃饭，像考试一样中间隔一个座位，很害怕交流的样子，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。我一下子就被这场景治愈了，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，也不必打搅别人，就能够活

得很好的城市。

从今天开始,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。

2015.12.19

(星期六)

今天去参加了“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展”，看了王超导演的《安阳婴儿》。

电影是 2001 年的片子，当年得了很多独立影展的奖。故事讲的是名叫“小红”的姑娘把和黑社会大哥生的孩子遗弃在街上，被一个名叫“肖大全”的下岗单身中年工人捡到。小红愿意每个月给工人 200 元生活费。后来，小红和肖大全互生好感，她在肖大全的家里经营皮肉生意，肖大全抚养孩子，两个人渐渐产生了感情。同时，黑社会大哥得了白血病，想要回孩子。肖大全打了“大哥”，入狱。小红的孩子也被抢走了，她还被送去劳改。

电影开头就是长达十分钟的镜头：一个中年工人在不同的地方走啊走啊，毫无节制地“表达心中的苦闷”，简直看得人对接下